我与“中国铁路”的亲密接触

梁晓声

倘外出，我一向喜欢乘高铁列车；可观赏沿途风景，几无噪声，准时准点。

又一向的，我只不过是一名乘客，从未与“中国铁路”有什么另外的接触。

金秋九月，不期然地，参加了一次荐书活动，心生种种感慨。

此次荐书活动，旨在倡导全民阅读，不但要向铁路职工推荐好书，也希望通过列车这一特殊空间，向广大乘客宣传好书。

在山东烟台，在渤海湾的一处港口，在一艘万吨客货两载的渡轮上，晚7时，明月斜悬夜空，港口灯光璀璨，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开始——从报幕员到主持人到每一单元节目的编、导、演，皆从铁路职工中产生。文艺气氛十足，新意可圈可点，月映舞影，歌咏动水波；全部内容，围绕一个“书”字。

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年中，总有某个日子，是这个国家所独有的，大抵与纪念日有关。9月21日，在中国，非年节，以书为主题的这一场举办在港口、在万吨渡轮上，由铁路员工编创的演出，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艺现象——书、文艺演出、铁路员工、万吨渡轮、海港；在世界别国看来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“超现实”组合啊！

人类本无文艺，喜文爱艺、能文善艺的人多了，便有了文艺。一切文艺门类的“家”或“星”，无不产生于大众文艺的土壤中。曰“新”，乃指今日之中国大众，其对文艺的喜爱，亲力亲为直接参与编、创、演的热忱，远高于以往任何世纪任何年代。他们所具有的文艺才情，亦今非昔比，每可用“刮目相看”来点赞。所以，有一种大前景可以预料，“文艺”二字之于中国，日后的气象肯定是——专业与业余齐飞，亲为与欣赏共存；“新大众文艺”，明天之本色将更丰富多彩。9月21日，渤海湾港口，万吨渡轮上，由铁路员工所奉献的这一场演出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铁路单位拥有渡轮，在全国是少见的现象，既从实际需要出发，也从便于管理、统一负责的理念考虑。效果绝对是好的——底层可并排“吞入”50节列车车厢的货物；中上层同时载客，分卧铺票与座位票，前者200元，后者180元，便宜。每天三班船。早晨6时从烟台至辽宁大连，不耽误乘客白天办事，晚上返回，很受欢迎。渡轮上布置出了阅览室，陈列各类图书。睡得晚的人，可在夜航中去那里看书，消费茶点。若几人因公务上船，还可租小会议室议事，收费便宜。



我们参加活动的一行人，从烟台乘高铁列车至青岛。高铁车厢也设置了阅读空间，两侧贴着与铁路有关的电影或电视剧海报，使空间别有趣味。

青岛站同样设有“阅读岛”，着意摆放了几类童书，为亲子阅读提供方便，用心温暖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两点：一、辟有特殊服务区，专为不善于用手机的老年人服务，如退票、改签、办理特殊服务申请；可像在银行、医院那样，由工作人员代为取号，之后舒服地坐在那一区域，静候叫号，到对应的窗口办理。二、在站外显眼处，设有色彩一眼可见的背景板，以方便人们在那里会合。更周到的是，旁边有一求助按键——不论何人，站在那里了，也就等于站在车站的服务区内，遇到什么困难，一按此键，很快会有工作人员出现在面前，铁路部门能解决的，自会尽职尽责，超出了职责范围，也会提出解决建议。

新中国之铁路事业，与共和国同龄。新中国之高铁事业，却是近20年迅速发展的事业——至今铁路总长度已居世界第二，而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，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。

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，全世界望尘莫及。

与此速度同步的，是中国铁路建设的水平——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；某些工程，已成世界铁路建设水平的范例。

然而铁路特别是客运高铁，本质上是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属性，因而除了速度，铁路职工亦倾情倾意地在服务的温度上着眼多多。从前说绿皮火车是“移动的社会”；今后，高铁列车则可说是“移动的大家庭”了。

参加活动的人中，有一位是解放军出版社的丁晓平，他在《中国铁路文艺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散文《哦！亲爱的火车》，文中回忆了以往年代乘坐绿皮火车的几次经历，读来令人顿生共鸣。

我特喜欢他此篇散文的题目，对于保留乘坐绿皮火车记忆的人，那题目真叫人感到亲切。中国地域辽阔，在从前，“五更归梦三百里，一日思亲十二时”两句古诗，用在许多跨省工作的老辈人身上也是适当的。即使没座票，站多少个小时回了离家最近的某一站，内心也是对火车充满感激的。

现在，如果一个人身在中原省份，那么，除了他或她的家在偏远地区，基本上都可以乘朝发夕至的高铁列车回家了。

从火车到高铁列车这一说法的改变，是中国铁路建设巨大成就的旁证。

年轻一代，没有几人还将列车叫火车了，那会令同代人诧异的。

他们连“列车”二字也不太说的。

“高铁”成了他们统一的说法。

可是，亲爱的火车，老一代对你至今满怀深情啊！

我相信，肯定会有人也用散文之文体记述自己乘高铁列车的故事。

那人会给自己的散文取题目《哦！亲爱的高铁》吗？大约会的！

杂文三忌

李建永

为《太阳鸟文学年选》编选了5年杂文卷，看了不少杂文。因掌握了比较充分的一手资料，故对杂文之优劣，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。

我以为，杂文有三忌。一忌俗题。常言说，“好文一半题”“好题一半文”，意思相近，都是强调文章标题的重要性。闲时翻阅鲁迅、邓拓、聂绀弩等杂文大家的文集与文题，像鲁迅的《小杂感》《拿来主义》《捣鬼心传》《二丑艺术》《论睁了眼看》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等，看到题目就想读，几十年来品读再三，意犹未尽。好的标题，瞧着就鲜活、有趣，而且出人意表，相逢一笑，常读常新。

俗题，就是那种屡见不鲜、俗不可耐的文题。曾经逛书店看到一本散文杂文集，一水儿“的”字结构标题，约占全书八九成。看到此类文题，了无新意，自然就败了口味。题不打眼，哪里还会买、会选？

二忌熟典。所谓熟典，不仅指大家耳熟能详、经常被引用的典故或经典作品，而且指行文沉溺于用典，反使文章晦涩难懂。写杂文未必一定要用典，像鲁迅的《战士和苍蝇》、艾青的《画鸟的猎人》、林语堂的《脸与法治》、胡适的《差不多先生传》、冰心的《无士则如何》等，直截了当，不绕弯子，然而妙趣横生，大有深意。当然用典亦有好杂文，譬如鲁迅的《扁》、邓拓的《华封三祝》、李健吾的《三个好观众》、黄裳的《论焦大》、钱钟书的《读伊索寓言》等，援典妙喻，化典升华，寻幽入微，翻空出奇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写杂文，用典、不用典皆可，但最忌“熟典”。

三忌强说。杂文是立论的文体，杂文写作的维度与难度，就在于立论与阐说。一要立论，立新论，立高论，立深论，有独见，力求文章之观点兼具现实意义与哲学意味。二要阐说，“万趣会文，不离辞情”，不仅说理要周严，而且说理之语言须具有诗性之美。但有些杂文，一是观点虽“新颖”却立不住；二是观点尚可，可是一到解析阐述时就力不从心，理屈而词穷。这样，文章就不免有强说滋味、强词夺理之感。

举一个例子。曾看到一篇杂文，说林冲这一生就是“精细算计”的一生。作者用来阐说的第一个例子，是林冲从背后看到高衙内调戏其夫人，赶上去扳住那人肩膀举拳要打，却认出是顶头上司高太尉的“螟蛉之子”，便手软了。于是分析林冲如此这般“精算”，但没料到结局却是发配沧州云云。就一个自圆其说的“观点”而言，阐述得还算清楚。但问题是，林冲何尝“精算”？“豹子头”不是“精算师”，只是在咬牙隐忍，想息事宁人过普通人的日子。这就是林冲被“逼上梁山”的性格因素所在。杂文之立论，观点要周正、站得住，把握本质的东西，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。否则，为了说圆一个“新观点”，不得不左支右绌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曾有人说，杂文是文学的“哲学”。这话似乎是专对鲁迅杂文而言，但其实对于杂文写作来说，亦有启发性与普遍性意义。杂文的哲学性体现在思想之深与阐说之美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讲得好：“辞至于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矣。”杂文写作，也是一样。

文思

蒲公英种子扎根了

李燕燕

2006年，姚妹子来到这个街角。

她的哥嫂两年前在这里开了一家打印店，紧挨着书报摊。店面七八平方米，只摆得下两台电脑和两台多功能打印机，剩下的地方堆叠着各式纸张。每天都有人上门打印，但店里这对青年男女满口方言，他们不太听得懂，所以没人知道他们究竟从哪里来。

总归是比较远的地方吧。想着人家到这里讨生活，多有不易，街坊邻居们都很帮衬。书报摊的老吴每天开张早，拿起大扫把打扫摊位周围的同时，也帮着把打印店门口一起扫了。看到有人拿着东西要复印，打印店还没开门，老吴便跟人说：“再等几分钟，他们快到了。”夫妻俩也实在，过节回老家，再来时，常带些腌鱼之类的土产送给邻里。

直到操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姚妹子的到来，才解开了他们的家乡之谜。姚妹子告诉老吴：“我们是湖南湘乡的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外面的人是听不大懂。”

姚妹子说，她的哥嫂去了成都。他们这群人呀，没有想过一定在哪座城市扎根，所以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处飘荡，哪里都可以落脚。

早先，姚妹子和哥嫂都在一家大学打印室里做“学徒工”。2000年哥嫂出来单干，那时姚妹子还在“学艺”的路上。母亲跟着她。母亲从小有残疾，走路一瘸一拐，但做饭好吃，在小饭店里帮厨。2002年，母亲遭遇车祸去世，哥嫂又不在身边，姚妹子便独自一人闯生活。

“妈妈喜欢吃火锅，喜欢看电视剧，往后的这些年，我代替她吃美食，代替她好好生活。有一天，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的街角碰到她，然后跟她讲我这些年吃了什么好吃的，又看过哪些好看的电视剧。”姚妹子笑着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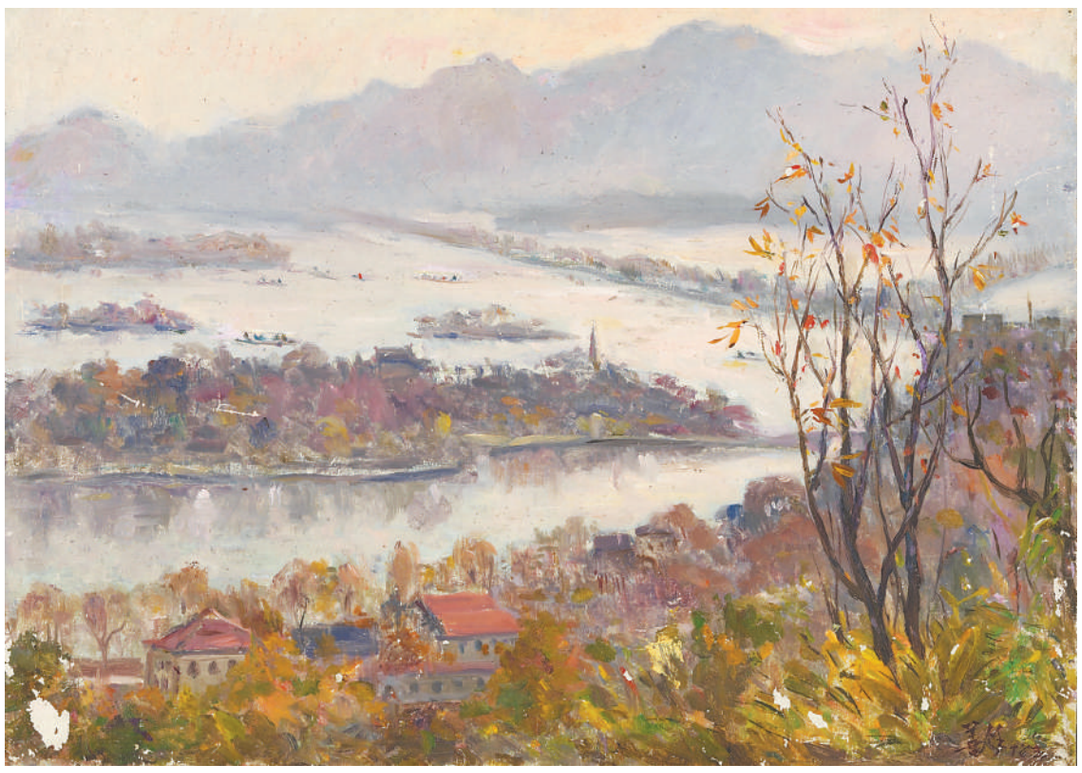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几个人随意摆摆“龙门阵”，但老吴听了这几句话，眼角竟不知不觉流出了泪。

姚妹子把小小的打印店焕新了。

先是粉刷一新，接着装了空调。老吴认为店太小，买一个功率大的风扇就够了。姚妹子却说，重庆夏天的风是热风，什么风扇都不管用，只有空调能解决问题。打印店的活儿，一做老半天，太热了，顾客待不住。紧接着，大个头的打印机卖掉，姚妹子拿积蓄换了一台高级彩色打印机。这下，不但能做火锅店、渝菜馆的宣传单，还可以给大公司做高级宣传册或会议接待手册。因为机器好，姚妹子甚至做起了海报、字牌、灯箱等大型打印店才能承接的活儿。

虽然宣传单有设计图，但姚妹子还是会提出自己的修改建议——“您看，把特色菜品放在单子的最上面一栏，打眼，一下子就看到。颜色鲜艳的图片尽量往前放。”这些想法让顾客连连点头，临走搁下一句话：“下次有事还找你做。”“好呀好呀！”姚妹子满眼都是笑。

街角的六七个店铺，多年间走马灯一般变来变去，打印店却稳稳立住了。如今，姚妹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大的读小学，小的还在婴儿车里咿咿呀呀学说话。丈夫在另一个城区守店。她一边忙着在电脑里设计海报，一边用手轻轻摇着婴儿车。一颗飘飘荡荡的蒲公英种子，慢慢扎根了……



▲油画《葛岭望西湖》，作者胡善馀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，非AI（人工智能）创作或编辑。

向远奔行

马辉

他们迎着朝霞收拢锚头
舵轮划出河流的走向
满载的粮食，盛下整个秋天

偶尔路过家乡的湖面
阳光洒在舷窗上
漂泊的船舱有了家的触感
风里裹着芦絮，也裹着乡音

他们谈论着下一段航程
像那些交错的渔网
他们凝视着漫长的岸线
跟着波浪笑开了口

岸边的灯光伫立着，陪伴着
也描述着他们原有的模样

摘野葡萄

晓寒

天气晴好，去山里摘野葡萄。

一早，沿着熟悉的小路往山里走。大山笼在薄雾中，风凉爽，鸟四处叫，路上铺着落叶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树上的叶子，黄的黄，红的红。这是成熟的季节，山也成熟了，到了最好看的时候。

翻过几座山，来到一条小溪边，溪水透明。溪边的枫树上，一根野葡萄藤攀缘而上，在枝丫间缠绕。枫叶已经被秋霜染红，野葡萄的叶子也差不多落光了，串串乌黑的野葡萄从藤上垂下来。风吹着枫叶，沙沙地响，红与黑，动与静，形成鲜明对照。

鸟在远处飞。它们大概还没有发现这些野葡萄，也可能发现了，故意留在这里，等霜雪来时再享用。

我没带任何工具，只能爬上树去摘。20多年没爬树了，爬一截就累得气喘吁吁。爬到树上，喘匀气，摘一颗野葡萄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咬，浆汁爆开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

这是一种古老的野果，深藏在两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里，“绵绵葛藟，在河之浒”“南有樛木，葛藟累之”。葛藟，就是野葡萄。野葡萄喜阴凉、湿润，大多长在山谷和水边，找一棵树，或者一片石崖，轻松地攀上去。4月，三角形的叶子从藤上抽出来，正面浅绿，背面灰白，边沿呈不规则的锯齿状。6月，花开了，细细一朵，淡黄淡黄，飘着桂花一样的香气。七八天后，花谢了，结出细小的青青的葡萄，它们要到10月才熟透，变成乌黑的果实。

我把野葡萄摘下来，一串串丢到树下那片枯黄的丝茅上。丝茅上的野葡萄渐渐多起来，像随意摆放的饰品。我没带篮子，也没带袋子，不过，这难不倒我。在附近找几根藤，扯下来，编了个粗糙的篮子，篮底铺一层红枫叶，把野葡萄装进篮子里。我在山里长大，熟悉山里的一草一木。山是一座宝藏，在山里遇到任何难题，都有办法解决。

藤上还剩很多野葡萄，我摘的只是一小部分，其余的就让它们留在那里。如果鸟没有来，它们会在风雨里掉落。其中的幸运者，有可能长出新苗，攀上一棵树，过几年又会结果实。也有可能最终被鸟儿发现，那鸟儿们就能享受这秋天的喜悦，毕竟鸟儿们是山的主人，比我更有资格接受这份大山的馈赠。

提着一篮子野葡萄往回走，阳光照亮了彩色的群山，风比早晨多了暖意。吸一口气，满是树木的清香。我在山路上慢慢走着，像走在一幅画中。

千里寻蛋裹

胡静

黔北美食多，造就了一批嘴刁的“吃货”。我儿子就是其中一个。

同是骆家包子，他能吃出自家楼下这家和一街之隔的那家肉馅有何不同。酥肉绿豆粉，他分得清几家肉片的薄厚、豆浆的浓淡、辣椒的香辣程度。至于最喜欢的蛋裹辉煌，他连摊贩叔叔的心情都能尝出来：味道微甜，叔叔心情不错；辣椒放多了，叔叔今天心情不太好。有一回，他发现蛋裹里的馅儿比平时大了许多，还鼓起勇气问，叔叔，你家有喜事了？叔叔乐得哈哈大笑。从此，每回给他做的蛋裹辉煌都格外大，还记住了他不吃葱的习惯。儿子也格外喜欢吃他家的。

蛋裹辉煌是湄潭人的首创。金黄的蛋皮里，裹的不仅是土豆泥，还有糯米饭、苕粉、米皮、火腿肠……热锅刷油，主食爆出焦香，加入胭红的酸萝卜丁、胖白的折耳根、褐色的脆哨、翠绿的葱花，撒上盐和胡椒，再淋一勺秘制酱料，诸种色彩交相辉映，单是看着，就让人口舌生津了。

出锅的蛋裹辉煌蛋皮金黄微焦，盛放在透明的塑料盒里煞是好看。一口咬下去，蛋皮的薄韧、糯米的软香、土豆泥的绵密、脆哨的酥香、萝卜丁的酸脆、折耳根的清香，多重口感在嘴里层叠展开，直教人吃得烫舌头也顾不上了。

蛋裹辉煌的灵魂在于酱料，或咸香，或微辣，或淡甜。儿子喜欢的那家，辣椒香而不辣，正对了他喜欢辣椒的香却又怕辣的口味，所以隔三岔五总要吃上一个。

有时候，儿子在家中做作业，楼下传来叫卖蛋裹辉煌的吆喝声。就像有两根指头揪住了他的胃，他“咚咚咚”跑下楼，吃上一个才能安心学习。

后来，移动摊车变成了实体店，我家楼下就有一家。风儿常常把蛋裹辉煌的香气直接送上楼。吃起来更方便了，从此儿子更是无蛋裹不欢。

儿子考上长沙的大学后，我从湖南来到贵州工作的朋友笑他：“想吃蛋裹辉煌，只能等放假咯。”外婆也担忧地说：“还是个娃呢，想家了咋办？”

果然，去了长沙，每次视频通话时儿子都说想家。他打小爱吃的蛋裹辉煌，长沙自然是没有的。

我说，想家就回来呗。长沙高铁直达遵义，4个小时就到了。飞机更快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大学几年，儿子真把长沙到遵义的千里之途走成了短途，不但寒暑假回来，国庆节也回来。回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直奔楼下吃蛋裹辉煌。

去年暑假，他要备考，没有回来。国庆前夕，我试探着发微信问他回来吗？他说国庆节要赶课题，不回了。儿子的话让我心里涩涩的。我走到窗前，看着楼下人头攒动的小吃店，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：从前那个“咚咚咚”跑下楼买蛋裹辉煌的孩子，和我，还有家乡渐行渐远了。

国庆节那天傍晚，经过小吃店，正想着买点什么给他寄过去，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儿子发来的视频请求。

“妈，你看！”他调转镜头，对准手中的塑料盒，盒里盛装的正是蛋裹辉煌，还在腾腾地冒着热气。

“我和同学找了一下午才找到的。”他把镜头对准身后：背后的夜市，人潮涌动，璀璨彩灯下面的招牌上，写着“蛋裹辉煌”4个大字。

“我问了老板，他专程到湄潭学的。连酱料都是从遵义直接运过来的。”儿子边说边咬了一大口，烫嘴，那呵气的样子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
在他的身后，铁锅“滋滋”作响，一张张蛋皮铺展在锅底。恍惚间，我分不清那是长沙的夜市，还是湄潭的小吃店了。

多味斋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